

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虚实相生”

赵 竹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摘 要:“虚实相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进行诗歌鉴赏时不可缺少的重要理论,它脱胎于老子的哲学思想,形成完整的文学鉴赏理论,同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衍生出虚中有实、实中带虚、虚实互转的诗歌创作技巧。无论是其内涵还是类型特征,都是进行古典诗歌创作和鉴赏必不可少的重要理论基础。

关键词:“虚实相生”;鉴赏;古典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39(2016)01-0092-04

来源于老子“有无互立”、“大音希声”哲学思想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虚实相生”创作鉴赏的理论方法,一直贯穿于先秦至明清几千年的文学史,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古典诗词十分重视“实境”和“虚境”的表现,从根本上说,虚实相生是诗词意境的基本内涵、基本审美特征和内在结构特征,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诗词创作和指导鉴赏的一个基本方法。古典诗歌在表现人物、景色、情感、心理社会等复杂意象时,往往采用虚实结合的写法,它能使作品内涵丰富,形象鲜明;能使文笔简约,结构紧凑;能创造含蓄新颖的意境,给人以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在古诗词鉴赏的过程中,运用“虚实相生”的鉴赏理论很容易抓住诗词的本质。

一、“虚实相生”理论的内涵

1. “实”和“虚”的含义

就诗歌创作而言,所谓“实”,就是指作者从自身存在的生活中高度提炼出来的直接呈现的描写对象,是一种直接的形象描绘,具有明确、具体、真实的特点。所谓“虚”,就是指直接性的形象之外的、间接性的内在寓意,通常是通过现实存在景象的想象和联想形成,是真实物象的延伸和扩大。

“实”“虚”与“真”“假”相通,孔颖达注《周易正义》有实象、假象、义象、用象之说。正统文人谨守“修辞立其诚”^[1]之训,力求做到“情深而不诡”、“义直而不回”、“事信而不诞”^[2];刘勰根据文体的特点,认为诗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2]48}。南宋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之“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是最典型的实景和虚景的结合,诗人在园子外面亲眼所见的实实在在的景色就是一支开的茂盛的伸出墙外的红杏,而由这枝红杏推测联想所构成的园内景色则是由实景开拓延伸出来的虚构的景色,就是所谓的虚境。

虚实相生理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强调给文本留有一定的空白,讲究适当的断裂和残缺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张力的意境。其画内之象完全是为了引发“生发无穷”的画外之境,描写实境也是为了诱发读者丰富的想象,引发实境之外的虚境,从而形成作品浑然一体的独特意境,并以此蕴含诗人的独特情思。

关于虚实相生,西方的文艺理论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术语,在心理学上,格式塔心理学中的“闭合

收稿日期: 2015-12-20

作者简介: 赵竹(1991-),女(满族),辽宁兴城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性”强调人的心理处于一种“完形”的状态,迫使人们在接受外界产生的“不完整”时主动去填补。这种心理学观念引申到诗歌鉴赏领域,与中国古典诗论中的“含蓄”、“空白”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代文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虚实相生”手法的运用,也注意到其效果也要依据文学接受主体而定,因此,所谓的“虚实相生”其实就是为文学接受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留下空白之地,让读者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尽情地发挥想象,随意去填充属于自己的空白。每个接受主体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其所听、所感、所想均有不同,“虚”的一部分恰好给读者留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每一个阅读接受主体都能依照自己的审美方式去解读作品,直至达到他所认为的最完美的艺术境界。

2. “实”和“虚”的关系

谢榛说:“写景述事,宜实而不泥于实。有实用而害于诗者,有虚用而无害于诗者。此诗之权衡也。”^[3]实境和虚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实境是虚境产生的基础和核心,而虚境则是实境的目的和升华。虚境不能凭空产生,无论多好的虚境也要从实境之中得来,要以“实”为依托,注重从实处入手,向“虚”处生发,并要努力打破“实”境界的限制,形成新的审美空间。清代作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曾说:“实者逼肖,虚者自出。”把眼前真实的景象描绘得逼真形象,虚境自然而然就生成了。但是,对于实景的描绘也绝不是现实事物的镜像,而是要在设想中的虚境的指导下对生活物象进行选择提炼和加工,从而更好地表达和开拓虚境。因此,虚境要通过实境来表现,实境要通过虚境的统摄来加工。

二、“虚实相生”的类型

诗歌之中所运用的虚实方式,有完全实写、完全虚写,有虚虚实实,虚实相生等等,屠隆曾说:“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有实,有实有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总结来看,“虚实相生”的这种审美模式,在中国诗歌领域大致分为3种类型:

1. 虚实分写,实虚交替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这种模式比较常见。把虚景和实景分开来写,有时是诗歌的前半部分重点写实景,后半部分重点写虚景。例如柳永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词的上阕写离别时的环境“寒蝉”、“长亭”、“兰舟”、“执手相看泪眼”等离别的情景,都是现实存在的景象,是为“实”;而词的下半部分则是写离别后的情形,设想别后难见、知心难叙,这是由实景演化而来的虚境。由实入虚,先实后虚的这种创作手段符合大多数作家先叙事抒情的写作模式。《诗经》中的一些描写羁旅行役、思妇怀人的诗作,往往于空中结想,以实写虚,获得了真挚深婉的抒情效果。《关雎》也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青年喜爱一位在水边采荇菜的“窈窕淑女”,然而却“求之不得”,使得他“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些都是实写,而后面的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结婚场面的描写,则全是那青年设想如果将那姑娘娶到家里之后的生活情景,这就是虚写,借助于文学的想象力构制篇章了。正因为有了末章“虚写”这一传神的妙笔,才使得整首诗充满更加动人的艺术感染力。在这方面典型的作品还有《卫风·硕人》,如第二章一连用了6个比喻来突出人物的容貌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前5句全是书写形象,是从“实”处落笔,后两句则从虚处结笔,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如同“镂金错采、雕绩满眼”的工笔画。后2句是留有空白的,是具有想象空间的,是“虚”。这两句“虚”境将前面5句的意境更加生动可感,将庄姜夫人催化成一个“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人形象。又如《卷耳》全诗四章,诗的第一章是实写采卷耳的妇人劳作时的心不在焉、深切念远的恍惚之态,接下三章则全从对方写起,想象远役的丈夫登高纵目、遥望家乡,借酒浇愁,以慰寂寥之怀。而旅途艰辛,人马俱病,不禁忧从中来、对天而叹了。这种由思极而生幻的情形符合思妇的心理特点及情感逻辑。诗人“据实构虚”,加以艺术的具象描写,就形成了情深思婉的特色。仅首章实写,以思妇采摘卷耳,不易满筐的具体行为来形象地表现她思夫之深情,其余三章均为虚写,

由思妇设想丈夫行役途中的种种艰难险阻,字字体贴,句句含情。正如刘熙载所云:“《卷耳》四章,只‘嗟我怀人’一句是点明主意,余者无非做足此句。赋之体约用博,自是开之。”《卷耳》诗这种“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的以虚写实之法,开后世相思之作的无数法门,如徐陵《关山月》、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杜甫《月夜》、元好问《客意》等等,都明显烙印着《卷耳》诗的痕迹。

有的是虚境前而实境后。姜夔的《扬州慢》,词的开头先写虚景,写词人想象中的扬州是历史名城和名都,而后转入现实景象的描写,写战乱后的扬州萧条破败,虚实对比,使情感的表达更为浓烈。

有的情况更为复杂,虚实交替进行。例如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第一句是实写,写眼前真实存在之景,下一句笔锋一转写到自己的往事,这是虚写,而后第三句又一转写眼前出现的“小楼”,这又是虚写,诗人只能在回忆中思念故国。这样一虚一实一虚,虚实交错,使诗的结构和情感都跌宕起伏,耐人寻味。

2. 以虚为主,以虚补实

很多的诗词作品全篇基本上都是以虚景为主,清代的蒋和在《学画杂论》中说:“大抵实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在鉴赏这类诗歌的时候,不能把目光紧紧放在虚景之中,而是要在这虚笔之处,体会其与现实场景形成的有力对比。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全诗基本上都是以虚写为主,看不到真实的景物,但诗人却是有所指的,通过对虚景的刻画,反而能使读者在诗中看到一幅幅历史画面,登上幽州台,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战国时期燕昭王延揽人才的景象,同时读者仿佛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孤独的诗人在天叹、苍茫独立、壮志难酬的形象,仿佛能看到历史的刀光剑影。诗人虽只字未提,但这些景象却能不自觉地映入眼帘,并能随着想象的延伸而有着无限的空间。这种虚写为主,以虚补实,使读者感受到一种苍凉悲壮的气氛,领略到诗歌深厚的文化内涵。再如南宋词人的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词从“梦回吹角连营”一句开始到“赢得生前身后名”之间的8句,全部为虚写,用“梦回”引出梦境,以浓重的笔墨刻画出身先士卒的优秀将领形象,同时也把将士们团结一致、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凸现出来,使得全词有一种浓重悲壮的气息。虚写的悲壮的军营生活更突出现实生活的苦闷与无奈,词人空有一腔热血,却也只能在酒醉之时“挑灯看剑”、“可怜白发生”。这种梦回的虚构场景,恰恰给现实更有力的冲击,词人从虚处着手,将全词的情感基调以及读者的内心情感都充分调动起来,当结束虚境进入实景的时候,全词的情感便由“悲壮”转化为了“悲愤”,词人报国无门的苦痛与愤懑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有时是从实处着笔,实中见虚,凭虚处传神。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描写的是现实生活中实际的景色,如同出现在眼前一般;“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则是将实景又转为虚景,把景物与虚境融成一片,视野一下子也随之开阔起来,意境也变得宏阔远大,同时又可以体会出站得高才看得远的生活哲理。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前两句“松下问童子,云师采药去”是实写,后两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虽也是童子的回答,看似实写,实则虚言,将生活中蕴含的哲理也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来。这两首诗都是从实处下笔,实中见虚;凭虚处传神,虚实结合,意境深邃悠远。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虚”指直觉中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能从字里行间体味出那些虚象和空灵的境界。实写的内容经常不是重点,而是抒怀、遣兴、明理的依托;虚写的内容尽管抽象,却常由实写而来,并常常涉及诗词的主旨。但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一个有机融合的整体。

3. 虚实互转,亦实亦虚

虚实互转、亦实亦虚表现为意象看似实景,又似虚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屈原的《离骚》中的虚境描写最为明显。《离骚》的第二部分主要以虚写为主,但是这种虚写并不是单纯的写虚的事物,可以说是虚中有实。女须劝诫后,主人公就“就重华而陈辞”,本是虚渺之事,但是在陈辞中历数前代兴亡治乱之道,借助虚构的形象表达实有的历史事件,虚中寓实;在主人公御风而上,神游天地以求“女”之时,诗人笔下展现的一幅幅神奇瑰丽的虚幻画面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人间世界的幻影的投射。这

种亦虚亦实虚实相映的形象忽隐忽现,共同推动诗歌情节的发展。再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其中“烟花三月下扬州”可以说是实景也可以说是虚景。三月的扬州既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又是经过诗人想象中的迷人景色,这种既虚又实的描写更增添了诗人对三月扬州的热爱与留恋。再如《豳风·东山》写士卒出征三年后,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归家后的感受。常年的征战,辛苦、疲惫,如今终于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可以见到久别的亲人。归家的途中,看见因战争而萧条衰败的景象,已不是当初离开时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了,心中大有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之感。此时此刻,主人公既有对过去的感喟,也有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回忆中的想象之景,现实的切肤之感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在表达这种复杂感情的时候,既有实写,又有虚写,据实写虚,虚实结合,达到极为感人的艺术效果。《魏风·陟岵》是一首反映征人思亲的诗。诗中写征人登上山冈遥念亲人的心情,但大量篇幅却写他在遥望中想象亲人对自己思念之情景。第一章想象父亲对自己的深切思念:“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第二章写慈母的倚门之望和牵肠挂肚:“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第三章写兄长的深情嘱咐:“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分明是自己思念家中的亲人,“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岵兮,瞻望母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可诗偏偏从对方写起,设想家中亲人对自己的思念和种种牵挂。这种创设景象的抒情手法比通常使用的直抒胸臆显得真挚婉曲。方玉润《诗经原始》对此阐述得更为深刻,说这首诗“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4]诗从眼前己之实思到设想远方亲人思己之情状,融实思于想象、回忆之中,融合一体而造新境,一半借助于生活,一半借助于心灵的创造,这便是诗歌虚实相生之美。

要之,虚实结合的手法往往突破固定的程序叙述或描写,往往打破时空的界限,呈现出想象与现实交错、交融的场面和意境。“虚”与“实”之间的相互转化,使得语言应用和情感表达浑融圆润、相得益彰。掌握“虚实相生”的理论,不仅助于准确解读古典诗词中的“含蓄”、“空白”的艺术效果,更能从中深受启发,应用到具体的创作之中。

参考文献:

- [1]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5.
- [2]刘勰.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3]谢榛.四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2.
- [4]方东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34

An Analysis to Interrelation between Emptiness and Reality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ZHAO Zh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81, China)

Abstract: Interrelation between emptiness and reality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and it is also the appreciation of poetry is an important theory, it was born in Lao Tzu's philosophy,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plete theory of literary appreci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reation derived from a virtual real, with virtual and actual situation mutual conversion of poetry writing skills.

Key words: Interrelation between Emptiness and Reality; Appreciation; Classical Poetry

(责编:谭本龙 责校:明茂修)